出 版 前 言

近些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和科技的进步，以及交通的便利，中国和外国的交往日趋频繁、深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以及这些交流和影响在社会上的表现等课题，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而在艺术方面，这些交流和影响所带来的现象是特别引人注目和值得研究的。“观今宜鉴古”，回顾历史，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8世纪的法国，我们会惊奇地看到，在当时的欧洲大地上，曾掀起过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中国的艺术、中国在欧洲人想象中的‘开明君主制’等等，都是法国宫廷和主流社会里时髦的谈论话题与积极的摹仿对象。

作者刘海翔十多年前赴美留学，从留美开始，就十分关注西方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这个课题，他的研究生论文‘18世纪法国艺术里的中国风’，是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最早探索之一，被论文指导教授麦克·德里斯克尔博士称为‘极有价值的研究’。刘海翔曾在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短期研究工作，深入该馆库房探访亚洲部藏品，也曾四访欧洲，探寻欧洲艺术‘中国风’的遗迹，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品味艺术品上记载的世纪风云。本书就是作者在上述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本书以清晰缜密的理论脉络为线索，用生动优美的文笔，将大量‘中国风’的图例贯穿起来，再现18世纪法国艺术里的一个特殊风貌。虽然有些国家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风’的外文书籍，但在中文方面，我们只在报刊上散见过一些较为简单的图片和短文，大都年代跨度小，资料不够丰富，且缺乏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而本书的主要特点是：

1．内容广博。共有十余万文字和百余幅图片。

2．文笔清新。将两百多年前的中外文化交往，用散文似的笔触，娓娓向你道来。

3．理论构架完整。本书十余万字的阐释与说明，体现了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独到成果，旁征博引，立论公允，清新耐读，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我们希望并且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对中外文化交往史上出现过的‘ 中国风 ’这一独特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有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目　录

引　言 1
绪　论 7

第一章　17-18 世纪的中国 15
一、康乾盛世 16
二、闭关锁国下的中西贸易 21

第二章　甜美的生活——17-18 世纪的欧洲 25
一、欧洲历史上最和平安定的时期 26
二、法国的路易王朝 27
三、欧洲文化艺术巨匠辈出 35
四、对外界的好奇、向往和接纳 37
五、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38

第三章　早期的东西方交流史 41
一、丝绸之路 42
二、马可·波罗之旅和其他欧洲人游记 46
三、西方传教士东临中国 49
四、由好奇到只鳞片爪的了解 56
五、贸易为先锋 58
六、来自远方的中国人 6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　洛可可艺术——中国风格的基础 63
一、巴洛克（Baroque）艺术风格 64
二、洛可可（Rococo）运动 66

第五章　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影响 71
一、中国的理性哲学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 72
二、儒家社会对欧洲政治的影响 76
三、中国科举制对西方教育界的影响 80
四、欧洲人理想化的东方乐土 83

第六章　17、18 世纪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85
一、中西合璧的圆明园 86
二、中国人眼里的西方服饰 89
三、借鉴西风的中国艺术 90
四、其他的“亚洲风格”..... 91

第七章　中国风格(Chinoiserie)在法国 93
一、“中国风格”的开山鼻祖——让·贝然 94
二、代表画家安托尼·华铎 95
三、提供范本的设计家让·彼勒蒙 100
四、青出于蓝的雅克·德·拉祖 106
五、蓬巴杜夫人和法国宫廷艺术 107
六、集大成者—弗朗索瓦·布歇 112
七、“土耳其风格”和东方场景 128

第八章　猴形人物——中国风格中的异数 131
一、“猴形人物”(法语：Singerie) 现象 132
二、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状况的了解 133

三、为什么会出现“猴形人物”？ 137

第九章　瓷器、家具及室内装饰 141
一、欧洲仿制中国瓷器 142
二、“中国风格”家具、壁纸、屏风及其他装饰物 152

第十章　“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在欧洲 155
一、法国作为欧洲中心传播“中国热” 156
二、借鉴中国园艺优点的英国园林 158
三、德国无忧宫的中国茶亭和维也纳
美丽之泉宫里的“中国书房” 165
四、瑞典及北欧的“中国风格”亭台 174
五、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在南欧 176

第十一章　后世的“中国风格” 179
一、连绵不断的文化借鉴 182
二、当代法国人的中国情结 191
三、对“中国风”的再思考 193

结 束 语 197
参考文献 200
后 记 209

引　言

这是十多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末90年代初的事了，当时我们住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大学城里，我还在学校里读研究生课程。

一天傍晚，我拿起一本从市立图书馆里借来的英文幼儿读物，念给正在牙牙学语的儿子听：“Tikki Tikki Tembo——”，儿子听得摇头晃脑饶有趣味，嘴里也念念有词地跟着重复。

这是一个在西方流传甚广的有关中国的儿童故事，就像许多古老的传说和民间童话一样，人们已经说不出它的最早出处。即使过去在中国，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这样的故事。这本儿童连环画册，是由艾琳·莫塞尔(Arlene Mosel)转述，布莱尔·兰特（Blair Lent）插图，于1968年在纽约出版的，故事大意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中国的父母都很重视长子，他们往往给长子起个很长的名字，以示重要和荣耀，而其他孩子则随便取个名字就对付了。

在一个小山村里，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叫Chang(常)，大儿子叫‘Tikki Tikki Tembo-No Sa Rembo-Chari Bari Ruchi-Pip Peri Pembo’(读起来大概是：提奇提奇天宝·诺沙仁宝·恰里巴里如奇·辟贝里潘宝)，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天下最珍贵的小宝贝’。

每天母亲都到小溪边洗衣服，小孩子们则在一边玩耍，不远处有一口井，母亲总是要提醒他们说：“要小心，别掉到井里去了。”可是孩子们并不是总能记住母亲的话。

一天，母亲正在洗衣服，有着长长名字的提奇提奇天

宝·诺沙仁宝·恰里巴里如奇·辟贝里潘宝匆忙地跑来告诉母亲说："常掉到井里去了。"母亲忙说："这个淘气的孩子，赶快去叫有梯子的老大爷去把他拉上来。"提奇提奇天宝赶快跑去告诉老大爷，老大爷马上扛起梯子跑到井边，下去把常救了上来。常得救了，并且很快就恢复健康，蹦跳自如了。

这之后有好几个月，孩子们都不敢到井边去玩，但是在"八月节"(当是中秋节？)后的一天，孩子们一高兴就忘了这件事，又来到了井边，正在玩耍的时候，只听"噗通"一声，这回不小心的是提奇提奇天宝·诺沙仁宝·恰里巴里如奇·辟贝里潘宝，他掉到井里去了。

常以最快的速度跑去告诉母亲，说："妈妈，提奇提奇天宝·诺沙仁宝·恰里巴里如奇·辟贝里潘宝掉进井里了。"妈妈说："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提奇提奇、恰里巴里、提奇提奇……"母亲却提醒他说："你要用尊敬的方式来说你哥哥的名字。"

可怜的小常着急之下，已经记不清哥哥那一长串名字了，但是想到哥哥正在井里，他便用力地喊道："妈妈，提奇提奇、天宝，掉进井里了！"

"啊，我那继承家产和荣耀的长子！快，快去请有梯子的老大爷去救他！"

常飞快地跑到老大爷那里，老大爷正在树下打盹呢。常喊道："大爷大爷，提奇提奇天宝·诺沙仁宝·恰里巴里如奇·辟贝里潘宝掉进井里了！"

老大爷没反应，常又靠近他喊了一遍。"什么事呀？孩子，你吵醒我的美梦了。"老大爷说。

常再也不能等了，也说不出哥哥那一长串的名字，只好跳着脚说："求求你老大爷，我哥哥掉进井里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哦，你妈妈的宝贝儿子掉进井里了！快走！”老大爷扛起梯子拼命跑到井边，下到井里把提奇提奇天宝捞了上来。提奇提奇天宝最后是被救活了，但是由于他在井下溺水时间太长，大伤了元气，结果用了很长时间身体才得以康复。

从此以后，中国人再也不给他们的孩子取那长长的名字了。

书上的出借记录显示出很多人借阅过这本书，看得出它还是本很流行的读物。可是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估计是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的名字都很短，连姓带名，往往是三个甚至两个音节，就杜撰出了这么一个故事来。

还有一种可能，“提奇提奇天宝”的说法，也许是西方人早年到中国去的时候，听到人们毕恭毕敬地介绍某位大官或重要人物为：“赏戴花翎、四品顶戴、候选布政司奉政大夫、户部郎中”之类一大串官职时的反应，他们当时可能心里直犯嘀咕：中国人怎么有这么长的名字啊？

其实同样的，在英法封建贵族时代，人们在书面和口头提及某位贵族时，常常也要加上一长串头衔，以示尊敬。比如说，法国18世纪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哲学家孟德斯鸠的全称，就叫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查尔斯-路易·德·赛孔达·孟德斯鸠男爵。只不过，西方人在写儿童文学的时候，把这样的故事放到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环境里，故事的文学色彩就丰富了起来，人物也活灵活现了。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长长的名字。如果用英语来念，会产生一种绕口令似的生动效果。更令人叫绝的是，书中那一幅幅色彩丰富、构图大胆的插图，真让人过目难忘。你看：在那高耸的奇峰异石之间，露出几间古寺民居，潺潺的小溪，流过层岩叠嶂，

图1　西方儿童画册插图

一条小径直通山顶，天空上飞着一个极大的蝴蝶形风筝。山顶上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下站着一位头戴斗笠身着蓝色长袍的老翁，他正背着手，好像在洞察人生似的俯瞰着这个世界……这画面上的一切，仿佛在告诉着未出过远门的人们：这就是东方生活，这就是古老的中国。（附图1）

当时虽然是初次翻阅此书，但这样的插图却让我觉着似曾相识，仿佛在哪里见过：这不就是典型的‘Chinoiserie’（中文音读作‘西诺阿舍丽’，意为‘汉风’、“中国风”、“中国风格”或‘中国热’——法语中专门用来指17、18世纪期间欧洲艺术，包括绘画、建筑、家具、瓷器等等）里的‘中国风格’作品，在今天的生动再现吗？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幅让人难忘的画：

那是18世纪法国画家让·彼勒蒙（Jean Pillement）的作品——“观象图”。同样充满梦幻色彩和异国情调的画面上，一个东方人头戴可笑的帽子，下巴上留着一小撮长胡子，身上穿着大红大绿的长袍。他半蹲半跪地站在一架望远镜前，不知是在观测天象，还是在研究他面前的奇花异木。他身后的一座木柱歪歪扭扭的，好像风一吹就会倒掉；而他身前的一个门形建筑，一边高一边底，好像偏偏建不直似的。整个构图中，处处是虚渺轻飘的曲线，装饰意味浓

图2　东方人物观象图

厚，这其实正是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格的追求。（附图2）

在美国南部的一所著名私立大学的研究生院研读西方艺术史的时候，我有机会读到和看到了不少“Chinoiserie”（中国风格）的作品以及关于这些作品的介绍和评论。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几个月的研究工作，以及后来在数度访欧期间得以亲临其境看到不少的“中国风格”原作，从绘画装饰到宫廷里的建筑都有。在异国他乡突然看到一件件似曾相识的物品，心中不免有许多欣喜，虽然仔细一看之下，这些建筑或绘画都有些似是而非。

正像这个儿童故事一样，这些作品在一代又一代西方人当中流传，也根深蒂固地印在了一代又一代西方人的脑海之中。他们代表了西方人对亚洲文化和艺术、特别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认识，这种

认识既说明了他们对遥远东方的兴趣和向往，同时又常常带有很强的主观想象性。如果深入探究一下就不难看出，在这类作品中，想象占据了主要的部分，神秘化和童话化是其一大特点，误解和以讹传讹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些记载了历史风云和文化碰撞的作品，为我们了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得失提供了一件件生动的样板。它们代表了前辈艺术家对不同文化的了解、见解甚至误解，直至今天，人们还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隔阂与误解。看来文化的差异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但观今宜鉴古，如果我们以史为鉴，至少我们今后看到这种文化差异时，会更宽容一些，会因为有一些历史经验的借鉴而多几分理解。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艺术是比经验更高深的一种知识。”因此，探讨这些西方‘中国风格’的作品和文化现象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它们出现和存在的历史环境以及它们对当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就不仅仅是件引人入胜的趣事，而且也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绪　论

“如果你没有生活在18世纪，那你就永远无法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生活的甜美’(sweetness of life)”，说这句话的是法国贵族查尔斯-莫里斯·德·塔莱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他生活于1754年到1838年之间。虽然这句话在现在看来，一定会让许多当代人不以为然。现在物质生活的多彩和发达，人们所司空见惯的舒适和享受，的确也是生活在200多年前的塔莱朗所无法想象的。但它还是从某个方面说明了当时——至少是相对于他们的前辈而言——西方社会物质的发达，百姓日常生活的安逸，以及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的状况。

那是一个奢华的年代。生活在那个被后世称为‘伟大世纪’(法语：grand siècle)的人们，热衷于追求生活的乐趣与甜美。这种追求导致了当时的艺术处于多变、游戏和求新喜异的状态之中，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新奇和多样性，渴望看到眼前见不到的事物。作为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欧洲艺术家们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异国文化。

如果我们做进一步探究的话，不难发现这个现象还有它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当时欧洲的上流社会和王公贵族们在享受‘生活的甜美’和快乐的时候，也在无止境地追求新奇。此时的法国哲学家们把中国当做一个近乎完美的国家来赞扬，这也激发了艺术家们描绘一个理想社会的创作冲动和灵感。

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学派’就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立志要收集了解全人类的知识，把它们汇编成无所不包的《大百科全书》(法语：Encyclopédie)。西方社会以外的状况和知识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领域，因此研究这个外部文化就显得特别的有吸引力。

在所有外部文化中，中国文化无疑是当时的欧洲社会感到最新奇，也是相对来说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文化。当更早时期从中国来的物品大量涌入欧洲的时候，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艺术，渐渐地为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欧洲艺术家们所认识、接受，并为他们所欣赏进而模仿，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挥他们想象力的灵感源泉。

在艺术方面，中国艺术与欧洲固有的艺术传统和审美趣味看起来似乎是大相径庭。比如说，用一双看惯了按西方透视规律构图的眼睛，来看不遵循远近大小规律的中国山水或人物绘画，自然会有一种非常新奇的感觉；而对于西方美术中至关重要的明暗对比技巧，在传统的中国绘画中则几乎完全不用。虽然那时也有一些欧洲艺术家和作家基于西方的传统审美观点来批评中国艺术的表现手法，但是中国艺术中独特的表现手法随着中国风格影响的增大，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却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观众，越来越多的欣赏者。

直至18世纪，中国艺术家经过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兼画家交流之后，中国画才开始采用西方艺术里的这种明暗对比透视法，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段。

东西方艺术的不同，是一个可以无休止持续探讨的话题，艺术家做出什么样的审美选择，也同样是一个可以广泛研究的课题。基于上述的原因，“ 中国风格 ”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也许对我们来说，最为有效的办法是看看欧洲的艺术家们是如何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找和表现中国标识符号（Chinese Signifiers）的，也就是说，当人们看到这些具有特殊共性的图像时，就会联想起中国。

欧洲艺术家所创作出的‘ 中国风格 ’作品的特征，其想象力是极其丰富的。构图虽然不对称但却优雅轻柔，图案中必定会有飞龙、凤凰或其他奇异鸟兽，东方人物和多层宝塔等建筑。这些东方图形

被用在‘中国风格’的陶器、瓷器、丝绸、家具、壁挂、壁纸、铁制品和其他一些小玩意儿上，使它们的影子遍布当时欧洲人的生活环境之中。它们也见于不少欧洲绘画、雕塑和亭台楼阁等花园建筑之中。知道这些主要的标记之后，我们就能相当方便地指认一件‘中国风格’的作品。

欧洲艺术家对源于中国的某些图形和图案情有独钟，譬如中国画中常见的小桥流水、层崖叠嶂、傲雪孤松、雁荡芦苇、林中小亭、山间古寺、松下高僧等等，都是他们喜欢借用的素材。

在许多‘中国风格’作品中，宝塔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一景。在中国，塔的层次基本上都是单数，如五层、七层或九层，这是因为在佛教里对单数是有讲究的，比如我们常听到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九重天”等。但在欧洲的临摹作品中，单数失去了重要性，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双数层次的宝塔。（附图3）

图3　欧洲花布图案设计

在这幅大约作于1766年的花布图案设计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刚刚在英国逑园里拔地而起的宝塔，它很快就成了欧洲艺人们争相模仿的主题。如果把逑园的宝塔和在西方广为人知的南京的瓷塔并排放在一起做个对比，人们

就会发现它们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尽管逑园宝塔的塔基比较简朴，每一层也没有像南京瓷塔那样装饰了风铃，塔尖设计亦略有不同，但是它们看上去从结构到造型都相当的类同，一看就是同出一宗之作。

中国的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是欧洲人与中国通贸时最早涉及的地区，在那沿江傍海之地，处处可见尖顶的佛塔。欧洲商人与水手们在行船于河汊支流时，常常用塔来作指路的航标，日久生情，对塔特别喜爱。“ 中国风格 ”的作品中，塔基本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件于1786年在英国印染出产的棉织品上，印有了中国茶亭和尖塔的图案，可以看出这两样建筑，在当时的欧洲园林里已经是非常流行的了。1670年，在法国巴黎的皇家凡尔赛宫外的空地上曾建起过一座仿中国式的‘ 瓷塔 ”，遗憾的是它在17年后的1686年被拆毁。不过有关它的绘画和插图不少，并且给了后人以许多的灵感和启发。

中国建筑中最常见的飞檐翘角、画栋雕梁在当时也令欧洲人着迷，他们认为那翘起的檐角像是挣脱了重负，要飞向自由的天空一样。当时曾有一位法国贵族于1737年，在自家的后花园里建起了一座凉亭，它的式样让法国人颇为吃不准，因此伏尔泰称之为‘ 半中国式半土耳其式 ”。中国建筑中的其他构造元素，如漏窗、圆月或半圆月门、扇形拱形门等等，也广为当时的欧洲人所摹仿。

英国画家兰蒂(G. Landi)在1810年左右画了一批富有中国气息的作品。他的画作色彩鲜艳，构图大胆，充满了异国情调。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幅典型作品。

在宽敞开阔的平台后面，在奇异的草木之间，立着一座八面透风的土木小庙，庙顶上有一只展翅欲飞的奇鸟。右边一个小土堆上，长着一棵枝杈歪斜的大树，画中的草木花圃都没有经过人工修剪，透露出一派自然风光的气息。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衬托的是

图4　中国庙宇图

人文的建筑。这样的图例，后来常常被用在英国出产的瓷器和丝织品上。（附图4，中国庙宇图）

桥梁也是‘中国风格’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可·波罗在他的见闻录里说，光在中国的杭州，就有大小一万两千座桥，这让他的水城威尼斯听众都惊叹不已。他的见闻录有许多关于中国桥梁的绘声绘色的介绍，让人们心生向往，以至于北京城外著名的卢沟桥在西方被人称作‘马可·波罗’桥。

当然，“中国风格’作品里还有羽冠纶巾，丝绸满身的中国人物。他们常常是脚穿草鞋，下巴颏垂着长长的胡子，脑后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这类程式化的人物在‘中国风格’作品里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中国风格’的法国壁挂和彼勒蒙的素描中，更是俯拾皆是。由于有彼勒蒙‘画谱’式的作品的影响，欧洲‘中国风格’的瓷器、纺织品和墙纸上的许多绘画元素，都颇为雷同相似。

不仅如此，这些中国图案吸引欧洲人，还有其他实物的推动。

除了它们的实用价值以外，精美的中国瓷器薄如贝壳，中国壁纸鲜艳多彩，中国家具精雕细刻，都深受西方人的喜爱。爱屋及乌，欧洲人在珍藏和仿制这些物品的同时，当然是准备连装饰图案也要一并学了去的。

扇子是专门从事进口生意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最早一批货品之一。扇子的小巧轻便，特别是美人持扇时的优雅，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洛可可风格的意趣，因此它常常成为画家笔下人物手中的道具。

今天，在欧洲的许多博物馆里、在王公贵族们留下的城堡里、在稍具历史的古色古香的旅馆里，人们也还可以看到那些家具，比如衣柜、梳妆台、小书桌等等家具的表面上，常常画有‘ 中国风格 ’的图案和花纹设计。甚至在典型的西方乐器，比如钢琴的琴面上，都有这样华丽的装饰，而不是今天常见的一片漆黑或棕色等单一颜色。

图5　欧洲织布图案与中国原作之对比

当我们有个直观的比较时，这一点就很容易看清楚了（附图5）。我们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做个对比，就可以看到一个西方艺术家对东方原作的有趣借鉴和发挥：右边的这幅中国原作，用工笔勾勒出的香炉花供，表现的是花开富贵的愿望，从画中的题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